

修身齐家平天下 内圣外王定乾坤

曾国藩

成就大事的谋略

ZENG GUOFAN CHENGJIU DASHI DE MOULUE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ZENG GOU FAN

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圣人

曾国藩
成就大事的谋略

壹

丁华民 夏于全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成就大事的谋略/丁华民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6.2

ISBN 7-80702-270-1

I. 曾... II. 丁... III. 谋略—曾国藩 IV. G.2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148 号

曾国藩成就大事的谋略

丁华民 夏于全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55

字数:130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ISBN 7-80702-270-1/G·216

定价(全 10 卷):260.00 元

总 目 录

第一卷

文 集

第二卷

诗 集
治兵语录

荣 哀 录
杂 著

第三卷

家 书

第四卷

家 书

第五卷

成功心法——挺经

第六卷

成功心法——挺经
家 教

第七卷

传世箴言——语录
识人秘要——冰鉴

第八卷

识人秘要——冰鉴

第九卷

奏 稿

第十卷

奏 稿

第一卷 目 录

文 集

卷 一.....	(1)
顺性命之理论.....	(1)
朱心垣先生五十六寿序.....	(2)
田昆圖先生六十寿序.....	(3)
朱玉声先生七十三寿序.....	(5)
吴君墓志铭.....	(6)
彭母曾孺人墓志铭.....	(7)
余安人墓志铭.....	(8)
烹阿封即墨论.....	(9)
王翰城刺史五十寿序.....	(9)
陈岱云妻易安人墓志铭	(10)
五箴并序	(11)
立志箴	(12)
居敬箴	(12)

主静箴	(12)
谨言箴	(12)
有恒箴	(12)
送郭筠仙南归序	(13)
送谢吉人之官江左序	(14)
书《扁鹊仓公传》	(15)
易问斋之母寿诗序	(15)
何傅岩先生七十寿序	(16)
新化邹君墓志铭	(17)
送周荇农南归序	(18)
送陈岱云出守吉安序	(19)
书《学案小识》后	(21)
送唐先生南归序	(22)
郭璧斋先生六十寿序	(23)
单县典史张君墓志铭	(25)
《纪氏嘉言》序	(26)
金殿珊光生六十寿序	(27)
随州李君墓表	(28)
送江小帆同年视学湖北序	(29)
陈岱云太守为母生日,宴集宾僚诗序	(30)
前海宁州知州长沙李君母黄宜人墓志铭	(31)
适朱氏妹墓志	(32)
满妹碑志	(33)
卷 二	(33)

君子慎独论	(33)
原才	(34)
唐镜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怀诗序	(35)
黄矩卿师之父母寿序	(36)
文小南之父七十生日寿诗序	(37)
何母廖夫人八十生日诗序	(38)
曹颖生侍御之继母七十寿序	(39)
杨母张孺人七十寿序	(40)
荆门州学正郭君墓铭	(41)
《钱港舫先生制艺》序	(41)
曹西垣同年之父母寿序	(42)
王静庵同年之母七十寿序	(43)
孙鼎庵先生六十寿序	(44)
善化夏母杨宜人墓志铭	(45)
江岷樵之父母寿序	(46)
新宁县增修城垣记	(47)
岁暮设奠告王考文	(48)
谢子湘文集序	(48)
正月八日王考生辰告文	(49)
书王雁汀前辈《勃海图说》后	(49)
养晦堂记	(50)
《朱慎甫遗书》序	(51)
书周忠介公手札后	(52)
刘母谭孺人墓志铭	(52)

卷 三	(53)
讨粤匪檄	(53)
湘阴郭府君暨张安人墓志铭	(55)
诰封光禄大夫曾府君墓志	(56)
葛寅轩先生家传	(58)
湘乡县宾兴堂记	(60)
刘君季霞墓志铭	(61)
母弟温甫哀词	(62)
《欧阳生文集》序	(64)
圣哲画像记	(66)
桃源县学教谕孙君墓表	(70)
毕君殉难碑记	(71)
孙芝房侍讲刍论序	(72)
林君殉难碑记	(74)
湖口县楚军水师昭忠祠记	(75)
武昌张府君墓表	(76)
翰林院庶吉士遵义府学教授莫君墓表	(77)
何君殉难碑记	(79)
《经史百家杂抄》题语	(81)
《经史百家简编》序	(81)
箴言书院记	(82)
邓湘皋先生墓表	(83)
湖北按察使赵君神道碑	(85)
季弟事恒墓志铭	(86)

欧阳氏夫妇节孝家传	(88)
修治金陵城垣缺口碑记	(89)
《鸣原堂论文》序	(89)
《王船山遗书》序	(90)
闽浙总督季公墓志铭	(91)
仁和邵君墓志铭	(93)
江忠烈公神道碑	(95)
张君树程墓志铭	(97)
衡阳彭氏谱序	(98)
大潜山房诗题语	(99)
卷 四	(100)
金陵军营官绅昭忠祠记	(100)
丁卯四月求降雨泽告辞	(102)
灵谷龙神庙碑记	(102)
新宁刘君墓碑铭	(103)
户部员外郎彭君墓表	(105)
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	(106)
书《仪礼·释官》后	(108)
湘乡昭忠祠记	(109)
罗忠节公神道碑铭	(111)
《日慎斋诗草》序	(113)
苗先麓墓志铭	(114)
李忠武公神道碑铭	(116)
李勇毅公神道碑铭	(119)

唐确慎公墓志铭·····	(121)
欧阳府君墓志铭·····	(123)
《国朝先正事略》序·····	(124)
重刻《茗柯文编》序·····	(126)
翰林院侍读学士丁君墓志铭·····	(127)
郭依永墓志铭·····	(128)
金陵楚军水师昭忠祠记·····	(129)
大界墓表·····	(131)
台州墓表·····	(133)

文 集

卷 一

顺性命之理论

尝谓性不虚悬，丽乎吾身而有宰；命非外铄，原乎太极以成名，是故皇降之衷，有物斯以有则；圣贤之学，惟危惕以惟微。盖自乾坤奠定以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静专动直之妙，皆性命所弥纶。立地之道曰柔与刚，静翕动辟之机，悉性命所默运。是故其在人也，氤氲化醇，必无以解乎造物之吹嘘。真与精相凝，而性即寓于肢体之中。含生负气，必有以得乎乾道之变化。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畀之始。以身之所具言则有视、听、言、动，即有肃、义、又、哲、谋。其必以肃、义、哲、谋为范者，性也；其所以主宰乎五事者，命也。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此其中有理焉，亦期于顺焉而已矣。

请申论之：性浑沦而难名，按之曰理。则仁、义、礼、智、德之赖乎扩充者，在吾心已有条不紊也。命于穆而不已，求之于理，则元、亨、利、贞，诚之贯乎通复者，在吾心且时出不穷也。有条不紊，则践形无亏，可以尽己性，即可以尽人物之性，此顺乎理者之率其自然也。时出不穷，则泛应曲当，有以立吾命，即有以立万物之命。此顺乎理者之还其本然也。彼夫持矫揉之说者，譬杞柳以为杯棬，不知性命，必致戕贼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高虚无之见者，若浮萍遇于江湖，空谈性命，不复

求诸形色，是理以倘恍而不顺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挠，惺惺常存，斯随时见其顺焉。守之以一，以不貳自惕，以不已自循，栗栗惟惧，斯终身无不顺焉。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知命之功也夫！

朱心垣先生五十六寿序

于余为兄弟行，结交最少，久而弥摯者，屈指无几人，则有若朱嘯山富春。于余为父执，又早器余，余爱慕而不敢侮者，亦无几人，则有若姻伯心垣先生。嘯山为先生冢嗣，其交余也，先生实令之也。先是先生与家严君同学，互相掖重，两家世好既笃，重之以婚姻，故余知先生特详。前岁丙申，先生年五十，嘯山谋称觞，乞余以言侑爵。先生曰：“是何为者？传曰‘恒言不称老。’今吾方托堂上之荫，将不以礼处我乎？抑以谀词诬我乎？且古者下寿六十，今吾犹未也。”固请不获，又数年，嘯山举于乡，偕余北上，从容谓曰：“吾父所以固辞颂祷者，善则归亲，义不得专也。今吾欲丐子文，为寒门作家庆图，使吾父上有以承祖父母欢，下有以自娱，而即以为吾父寿，可乎？”余曰：“可。昔董召南隐居孝义，昌黎韩子为诗纪其事；姚氏三瑞堂世以孝称，东坡亦作诗美之。今君欲以娱重闱者娱其亲，是孝子等而上之之义也。贤哉！吾不能以诗寿先生，请覩陈君家天伦之乐，以娱先生之志。

今夫科名宦达，岂以宠身？亦借为显扬之资也。先生以第一人补弟子员，再躋场屋，遂弃举业，其天怀恬淡，视青紫不值一笑耳。乃其督课子侄，则锐意进取，惟恐后时。讨论史事，旁及制艺书学，皆得窾郤而助以法度。在先生，岂徒欲弋取时荣哉？不过欲博膝下之欢，使老人闻之曰：“阿孙才，今试已列前茅矣；阿孙能，可以与贤书选矣。”因而鼓舞后进，怡然忘老，此其可娱者一也。君家田园足以自给，先生周视原野物土之宜，稻粱之外，杂蒔嘉蔬。种秫二顷，获以酿酒，名曰延龄。杀鸡佐之，但以奉亲，不以劝客。有余则度置焉。门外方塘，广可百亩。旁置

小艇，宜钓宜网。当春种鱼，秋则取之，以强半供甘旨，其他则请所与子姓醉饱，波及群下。其可娱者又一也。

君家早岁颇有外侮。自先生综家政，敬宗收族，袒免以下，一视同仁。闾里细民，强梗者锄之，不肖者劝之，贫无告者周恤之，竭力之所胜而不德焉。比来一境怙然，曩时箕舌之怨，雀角之争，皆以潜消，而高堂暮齿亦得晏安无患。其可娱者又一也。抑闻之，夫妻好合，兄弟既翕，父母其顺矣。先生早占炊臼，续以鸾胶，不闻有遇虐后母之事。非刑于之道乎？方凤台先生之以计偕入都也，先生曰：“予弟行役，不可以劳门闾之望，丈夫何惮万里哉？”乃杖策送弟北征，而卫以俱返，不贤而能之乎？迩年以来，弟侄能文者，先生为之延师课读；肄武者，为之料量鱼服竹闭之具，使之皆得成名。以故床第之间秩如也昆弟翼翼如也，寝门之内欣欣如也。此甚可娱者一也。又先生熟于形家之言，往为大母卜佳城，备极劳瘁，终乃永臧。今腰脚尚健，暇则陟层岭，披蒙茸，裹粮而从一翼。游览既审，归而告于堂上曰：“某水、某山，大人所经历也。有佳兆，当贵至彻侯。某宅、某田，大人所钓弋之所也，居之后必昌。”因与指画形势，兼诵撼龙疑龙之经。而堂上亦倾听不倦，或佯诺之，微笑其幻渺。此亦可娱之一端也。

夫天伦之乐，岂有形哉？日用优游之地，行之而不著，习矣而不察，道路传为盛谈，或油然兴感。而当境者行其心之所安，视为固有而不足怪。以先王之德、之遇，凡所谓可以自娱，即以娱亲者，皆已自得之而自忘之。不知此中真乐，虽三公不足以易也。却老延年之道，有进于此者乎？嘯山归述吾言，酌而祝焉可也！嘯山拜曰“善！”

遂书以为之序。

田昆圖先生六十寿序

道光某年月，为我年伯昆圖先生六十初度。其嗣君敬堂同年，丐余以文为寿，且曰：“古者称寿不必揽揆之辰，寿人以序，

抑非古也。然震川归氏、望溪方氏尝为之，是或有道焉。”余曰：“然。寿序者犹昔之赠序云尔。赠言之义，粗者论事，精者明道；旌其所已能，而蘄其所未至。是故称人之善，而识小以遗矩，不明也；溢而饰之，不信也；述先德而过其实，是不以君子之道事其亲者也；为人友而不相勸以君子者，不忠也！今子所以寿亲者，于意云何？”敬堂曰：“吾父固好质言。凡生平庸行，众人所恒称道者，不足为君述。吾父早岁以课徒为业，迄今几四十年。尝曰：‘塾师卤莽塞责，误人子弟不浅，吾不敢也！’戊戌，雨公幸成进士，选庶常。吾父书来，戒以‘初登仕版，勿轻干人。’”于戏！安得此有道之言乎？

盖自秦氏燔群籍，教泽荡然。汉武帝始立《五经》于学宫。使诸生各崇本师，置博士，举明经，而圣言乃绝而复续。明太祖以制义取士，并立程朱之义，使天下翕然尊尚，而圣贤之精蕴始照灼于幽明。二君者，盖见夫学校之不可复，故定为功令，使人以此为禄利之途，而阴以崇儒术而阐大义。由今言之，明圣道于煨烬之余，而炳若日星，表宋儒之精理，使僻陋下士，皆得闻道者，不得不归功于二君。然使人以诗书为干泽之具，援饰经术而荡弃廉耻者，又未始非二君有以启之也。今世之士，自束发受书，即以干禄为鹄。惴惴焉，恐不媚悦于主司。得矣，又挟其术以钓誉而徼福祿，利无尽境，则干人无穷期。下以此求，上以此应。学者以此学，教者以此教，所以来久矣。百步之矢，视其所发，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振古君子多途，未有不自不干人始者也。小人亦多途，未有不自干人始者也。今先生之诫子，首在不轻干人。则平日之立教，所谓不误人子弟者，概可知矣。出处取与之间，士大夫或置焉不讲，而乡里老师、耆儒，往往以教其家，绳其门徒。吾父课徒山中，亦有年所，每戒小子，辄曰：“俭约者，不求人。”与先生辞旨略同。而吾党郭君雨三，亦得父训以成名。当交相感勉，力求所以自立者，以图无忝所生。不然先生不欲误人子弟，而吾辈一离膝下，乃反自误其身。日愒月玩，委弃而不克自振，终且不免于干人也。吾言不足以重先生，而犹不敢谀词欺吾友。是或为先生之所许乎？敢以为长者寿！

朱玉声先生七十三寿序

天可补，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复追。其过如驹，其去如矢，虽有大智神勇，莫可谁何？夸父之追，鲁阳之挥戈，陶士行之惜阴，有以哉！有以哉！

余与朱尧阶以道光十年论交于长沙，当时相见恨晚。曾几须臾，遂阅一终，一星终矣。前岁戊戌，余乞假旋里，值玉声先生七十诞辰，尧阶以寿亲之文见属。余忻然不辞。迁延未报，一诺三年，甚哉！光阴之迁流如此，其足畏也。人固可自暇逸哉？以余玩愒时日，有言不践，学问不加进，而尧阶不务显扬之实，徒欲以祝史徽言娱亲志，二者均非先生之所许也。何足以为先生寿？虽然，吾与尧阶交旧矣，不可不略抒固陋，表先生之暗修，以征其所以延龄之由，以卜将来无量之祐！以慰吾尧阶，以勸吾尧阶也。

盖先生则可谓不自暇逸者矣。先生少失怙，既冠，又失恃。家故贫，破屋数椽，兄弟谋析产。先生以其稍完者付诸昆，而指其隙地一弓自予。去之贾，不数年，致千金，已而散去。又如是，又散去。屡裕屡绌，晏如也。先生有嫂，早寡，穷不能自存，乃为之谋生计，抚孤儿。终节妇之世，无衣食虑。复出资为之表其节，闻于有司，与其大母并建总坊。尤慷慨好义，宗族中有不能自贍者，依之必给。有没不能终葬具者，周之必无缺礼。子侄有游惰无常职者，掖之、培之，视其材，必俾有成。他如联族谱，建支祠，治祖茔，置祭产，凡事关本原之大者，经之、营之，有废必举，有初必终。故其所以屡绌者，人皆知之，为其急公也，为其好义也。其所以屡裕者，人或不知。传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先生之所为常致充盈，绰皆有余者，勤而已矣。不自暇逸而已矣。计自少壮以洎今日，拮据飘摇，几无虚日。今夫天恢恢大圆，终古磨旋。今夫山终古常峙，海终古常流；其盛大而生物不测，由其不貳，不貳故不息，不息故久。夫人也亦若是焉矣；守其朴者，完其素；劳其力者，贞而固；户枢不敝，磨

铁不蚀，胥是道也。以先生之不自暇逸，而得康强逢吉，又何疑乎？

又何疑乎？余与尧阶，相友以心，相砥以道义。今尧阶幸得啜菽饮水，承欢膝下。而余一官匏系，既不能拾遗补阙，有丝毫裨益于时；又不能归侍晨昏，又不得奉板舆以迎养！余自是有羁旅之感矣！《风》有陟岵之章，《雅》有《四牡》之什；皆以行役在外，睽怀门闾。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愿吾尧阶佩玦管，调滑甘，爱光阴如拱璧，舞彩服如婴儿。由是而后，先生乐孙曾之蕃昌，欣琴瑟之静好。耄耋期颐，怡然忘老。则尧阶庶不负读书之志，不忝于盛德大业耳。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时乎，时乎！事亲者可或忽乎！此所以勸尧阶，以慰尧阶，而即以为先生寿者尔。

吴君墓志铭

吾邑吴君荣楷，既以道光辛丑成进士，将之官浙江。乃手其先人状请曰：“吾父母弃养十二年矣！奄岁之事，粗已安吉，尚未有以铭幽室。子其为我铭之！”固辞不获。

按状：先生姓吴氏，讳文深，字致远，湘乡人。曾祖文章，祖太若，父振世，皆以愿谨称。家故饶，振世公既老，携资客游常德，先生从之行。留明远翁家居。明远，先生兄也。常德去湘乡千余里。逾二年，而振世公卒。邻里无行者，利其有，率众闾然至丧次，叫嚣踰突，杂以胥役。先生杂斯徒跣，击胸如坏墙，号泣向众曰：“孤儿在此！环顾无功缙之戚，无密友、干仆。若辈不哀吾丧，而迫人于难，是可忍乎？且胥役何为者？孤儿请以泣血，溅县官之庭矣。”众瞠视，各鸟兽散。乃部署丧事，从容扶柩归湘。时先生年十六岁也。既归，事母益谨。然家益落，遂与明远翁经营生计。惟母养特丰，他则皆从俭约。久之，复稍裕。吴氏自鼎革后，谱牒散佚，先生力为倡修。特征详核，数年而成。既又倡修家祠。明远翁捐基地数十亩，先生竭力缔构。夫其拮据漂摇之际，旁午未遑，而能敬宗收族，先其大者，可谓知